四庫全書

子部

木鐘集卷十

宋 陳埴 撰

近思雜問附

近思錄載一陽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先儒以靜為天地之心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又說陽始生甚微安靜而後能長既以動為陽之始復又指安靜言之何耶

一陽復於地下即是動之端但萌芽方動當靜以俟之不可擾也故卦彖言出入无疾而象言閉關息民益動者天地生物之心而靜者聖人裁成之道

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

義理不勝氣禀則性與命皆隨氣禀中去所以多不善若義理勝氣禀則性與命皆向義理中來所以為善德謂義理之性氣謂血氣之性學問之道無他不過欲以義理勝血氣

夏建寅為人統商建丑為地統周建子為天統檢律

歷志看太簇是正月位於寅為人統黄鍾是十一月

位於子為天統以林鍾為地統合位於丑在十二月

令以月令玟之則林鍾位於未在六月何也

林鍾固是六月六月即十二月之衡陽管用正月黄鍾太簇

陰管用其衡大吕必如是方得全律黄鍾九寸太簇八寸林鍾六寸餘皆

奇分大率陽全陰半陽以一為一陰以二為一故乾三畫

坤六畫此真至之理不可不講

赤子之心與未發之中同否

赤子之心只是真實無偽然喜怒哀樂已是倚向一邊去了如生下時便有嗜慾不如其意便要號啼雖是真實已是有所倚著若未發之中卻渾然寂然喜怒哀樂都未形見只有一片空明境界未有倚靠此時只可謂之中要之赤子之心不用機巧未發之中乃存養所致二者實有異義

變化如何分別

變如鳩化為鷹雀化為蛤正欲脫離舊殻化則已脫離舊殻了見鷹而不見鳩見蛤而不見雀痕迹俱泯矣

晦翁嘗疑日月右轉不是以為天行至健一日一夜一周却剩一度日一日一夜恰好月則不及十三度有奇與歷家所推大段相反不知何所見而云耳

天行日剩一度出鄭康成日月俱左旋聞横渠有此語但歴家用簡捷超徑法巧算須用作右旋却取他背後欠天零數起算故日只作行一度月作行十三度有奇

庶簡捷超徑易布算也

人說性便分善惡而心之善惡不曾說

性是心之骨子性既如此則心不假言

明道曰在人為性主於身為心心發於思慮謂之情

如此則性乃心情之本而橫渠則以為心統性情如

何

心居性情之間向裏即是性向外即是情心居二者之

間而統之所以聖賢工夫只在心裏著到一舉而兼得

之横渠此語大有功於後學

血氣之性與氣禀之性同否

生之謂性食色性也是血氣之性荀子性惡揚子性善惡混韓子三品與論語性近習遠上智下愚之説皆是氣禀之性血氣之性是於氣禀中獨指知覺運動悦色嗜味言之尤爲卑下

伊川説穿牛鼻絡馬首是率性之道夫牛有牛之性馬有馬之性彼固自率其性耳若穿牛絡馬乃是聖

人裁成之道竊慮此當是脩道之教

不是自家穿絡他乃是物性各有不同牛必須穿鼻絡首則非其性矣馬必須絡首穿鼻則非其性矣是他物性各自有由行之路如此即不干聖人事設使牛而可絡首馬而可穿鼻則是不由物性乃由聖人矣

張子曰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此義如何

有氣質之性命有義理之性命由德上發者為義理由氣上發者為氣質雖有稟賦不同苟能學問以充之謂窮

理盡性則向之得於氣質者令也性皆天德命皆天理所謂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

程子說性與孟子不同

性者人心所具之天理以其稟賦之不齊故先儒分別出來謂有義理之性有氣質之性仁義禮智者義理之性也知覺運動者氣質之性也有義理之性而無氣質之性則義理必無附著有氣質之性而無義理之性則無異於枯死之物故有義理以行乎血氣之中有血氣

以受義理之體合虛與氣而性全孟子之時諸子之言性往往皆於氣質上有見而遂指氣質作性但能知其形而下者耳故孟子答之只就他義理上説以攻他未曉處氣質之性諸子方得於此孟子所以不復言之義理之性諸子未通於此孟子所以反覆詳説之程子之説正恐後學死執孟子義理之説而遺失血氣之性故并二者而言之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程子之論舉其全孟子之論所以矯諸子之偏人能即程子

之言而達孟子之意則其不同之意不辨而自明矣

韓退之以三品言性果與夫子上智下愚不移之說合否

三品之說畧似論語性近習遠

明道謂學者為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往往即孟子持其志無暴其氣之謂自家這裏心自有所守如何為氣所勝習所奪

學者為氣稟所拘習俗所制不能擺落纒繞只為做人

無立志不自強為善不顧作向上人遂落在旋渦中無由拔出學者須是立志為先此志乃孟子尚志之志

目視耳聽此氣質之性也然視之所以明聽之所以聰抑氣質之性耶抑義理之性耶

目視耳聽物也視明聽聰物之則也來問可施於物則不可施於言性若言性當云好聲好色氣質之性正聲正色義理之性義理只在氣質之中但外義理而獨狥氣質則非也

經權二字如何分别

經猶秤衡銖兩斤鈞一成畫定權即秤錘隨物低昂以求合於銖兩斤鈞

五皇極之道程子以極為時中晦翁謂之至同否

極者至盡無以加之辭本不訓中字中是無偏倚無過不及之稱各有所當前儒秤尺猶疎晦翁加密矣

伊川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黙識心通又曰中不可執識得則事事物物皆有自然之中

此乃時中之中初無定體隨時處中即所謂權也中不中只在毫釐之間非理明義精不能到此

程子以權即經而以反經合道之說為非晦翁引孟子說為經權亦當有辨

權乃權衡之權即隨物以取平者古人借此權字以秤量事理即所謂義之宜即所謂時中也既曰義與中又何嘗自反經來但以變通從時求合於經不可直謂之經耳

造化

天地造化萬物萬物露生於天地之間者皆造化之迹也是孰為之耶鬼神也造化之迹猶言造化之可見者非粗迹之迹于今一禽一獸一花一木鍾英孕秀有雕斵繪畫所不能就者倏忽見於人間是孰為之耶即造化之迹鬼神也

何謂鬼神者二氣之良能

鬼者陰之靈神者陽之靈

晦翁謂月加子午則潮長未識其説

此説不可曉今海居者但云月上潮長月落潮退誠驗其言是乃月加卯酉方位非子午也朔日之潮可驗朔日月與日會日才出卯方即潮長才入酉方即潮又長是月與日相隨出没

月本無光借日以為光此先儒之通論然月過中於天而日行於地之下則月何以為光借曰四面空虚故日從空中照出日光既四面合照則月當常圓何

為復有虧缺

為地浮在天中間上下四方皆空虛只有茫茫無畔邊岸底水水即氣所以謂之太虛故日雖入地其光迸出與太陰之氣相感但月去日有遠近故光有盈缺近日則光小遠日則光大

日食之變精於數者皆於數十年之前知之以為人事之所感召則天象亦當與時盈虧

日月交會日為月掩則日食日月相望月與日亢則月

食自是行度分道到此交加去處應當如是歷家推算專以此定疎密本不足為變異但天文才遇此際亦為陰陽厄會於人事上必有災戾故聖人畏之側身修行庶幾可弭灾戾也

集註云管仲之德不勝其才子產之才不勝其德功大而器小是德不勝才惠而不知為政是才不勝德

明道以記誦博識為玩物喪志如何

徒記誦該博而理學不明不造融會貫通處是逐其小

者忘其大者反以無用之物累其空明之心是爲玩物喪志

明道謂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安排布置須是見於施設以安排布置爲非自得如何

安排布置非是見於設施謂此心此理未到純熟兩忘地位必有營度計慮之勞逆施偷作之病才到自得處則心便是口理便是心心與理忘口與心忘處處安行

自在黙識心通不用安排布置也

横渠云文要密察心要洪放何者爲文文謂節文之文如周旋中規折旋中矩之類雖甚嚴密不少舒放然心裏却甚泰然

在禮外事用剛日内事用柔日祭先聖用上丁社稷用上戊此唐開元制也至今用之不知用戊用丁何義

外事謂祭天地社稷山川及兵戎之事内事謂祭宗廟

及冠婚學校之事社稷用戊固剛日（古用甲日洛邑方用戊）釋奠用上丁乃柔日主於文也（夏小正及月令已用之唐因之月）武學用戊主武也（毛詩吉日維戊既伯既禱是也）上丁釋奠是開元禮

伊川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又曰在義爲理何如

理對義言則理爲體而義爲用理對道言則道爲體而理爲用

古今風氣人物之異程子謂氣有淳漓自然之理有

盛則必有衰既是衰了還有淳時否

有大盛衰有小盛衰大盛衰則三代不似唐虞秦漢不似三代晉宋不似秦漢隋唐不似晉宋小盛衰則商初勝如夏末周初勝如商末漢初勝如周末晉初勝似漢末唐初勝如六朝之類

横渠云多聞不足以盡天下之故其旨如何

此言記問之學雖博而有限中室故也義理之學至約而無窮中明故也

晦翁說仁為愛之理心之德如何

愛是情理是性心統情性者也單說愛字與心字猶是就情上看必曰愛之理心之德方和性在裏面是愛之所以為愛而心之所以為心者也是之謂仁前輩謂心為穀種能生處即是他所以為穀種處故桃杏之核皆曰仁孔門不曾正說仁之體段只說求仁為仁之方孟子方說怵惕惻隱處以狀仁之體段又說仁人心也須認得仁為人心方見仁著落所以不仁之人全無人心

醫者以手足偏痺為不仁最是名狀得好　既無人心問他恁麽羞惡恭敬是非仁包四端即此可見　心如穀種所以生處是性生許多枝葉處便是情心亦是有形影底物事情亦是有形影底物事獨性無形影

明道云天地間只有一箇感與應而已莫是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底話

一往一來一屈一伸一闔一闢一晝一夜一寒一暑無處不是此兩扇物事有感必有應所感復為應所應復為感所感復

為應備此三句方是無端無始意葢感應二字貫通陰陽動靜謂陽動為感固可謂陰靜為感亦可謂陽動為應固可謂陰靜為應亦可葢今日之晝固起今日之夜而今日之夜又起明日之晝天地間不過如此耳

朱子解太極圖云乾男坤女以氣化者言萬物化生以形化者言竊疑乾男坤女非止言人凡陽之屬皆男也陰之屬皆女也氣化之初萬物已在其中矣萬物化生非止言飛潛動植凡人亦萬物之一形形化

之後人在其中矣

氣化謂未有種類之初以陰陽之氣合而生形化謂既有種類之後以牝牡之形合而生皆兼人物言之

為人為已如何

為已是真實無偽為人只是要譽近名聖人此言是就他源頭上分别出來今學士大夫謂為已不求人知而求天知才說有求天知意便不是為已為已者只是屈頭擔重擔不計窮達得喪也

仁者偏言之只一事兼言之則包四端四端皆心之德頭面逈異仁既是愛之理則義禮智亦當謂之理

四者皆當用工夫然孔門大率多去仁上著力何耶所謂愛之理是偏言之將四端分作四去看截然界限不可相侵心之德是兼言之將四端只作仁字看仁為善之長猶家之嫡長子包貫得諸子故獨以理言以心德言須見移在諸位上用不動方是諸理

晦翁以三代而下皆人欲而非天理且如漢文帝資

稟純粹如何斷以人欲

晦翁此言止謂秦漢而下不曾有徹底理會學問人其中好者只是天資粹美暗合聖賢元不從學問中來文帝是若似此人主更從學問中徹底理會便是湯文以上人

王伯如何分別

司馬溫公無王伯之辨要之源頭只是王伯兩字以其為天下王故謂之王以其為方伯故謂之伯以王天下

言之謂之王猶伯之為伯也未見其美王珷玞之辨後來制字有不備故伯字有霸字王字只是王字點法為之然伯字亦無詐力之義故言三王以其王天下也言五霸以其伯諸侯也自其有三王之至公有五霸之智力而後有王霸是非誠偽之分故今之言王霸之分者當以孟子德行仁力假仁為正

無將迎如何

人心如鏡物來則應物去依舊自在不曾迎物之來亦

不當送物之去只是定而應應而定道理

空積忽微如何

言起空立數以求忽微之數也如四分度之一起空立四分於内取其一積却是積疊如説五寸三分二之類

誠無為幾善惡誠為太極幾之動為陰陽陽為善陰如何便是惡

陽大陰小陽貴陰賤陽明陰暗陽清陰濁有善惡之類焉周子此言是以人心説太極當其誠實無妄此實理

即為太極才動便善惡生焉幾者動之微葢欲於其萌動而蚤辨之使之有善而無惡也

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此固各一代之所尚然使其不易代則夏將終於忠商將終於質周將終於文不知時節既變聖人如何區處

自是三勢如此不是三代聖人開國之初揭箇樣範要人如此

横渠曰未知立心患思多之致疑

立心持敬之謂先立箇主人翁了方做得窮理格物工夫

或問明道曰出辭氣莫是於言語上用工夫否曰須是養乎中自然語順若如須欲於外面著力加修辭之功是如何

出辭氣出字著工夫不得工夫在未出之前此是靜時有工夫故才動道理便在此動時自有著工夫者如修辭安定辭之類

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如何

凡古書言天處皆指理而言非但謂蒼蒼者凡古書言道處皆主物而言非但謂空空者故橫渠以太虛氣化釋之凡說性處雖主氣必帶理此皆古人制字之深意當作如是看

性中具仁義禮智道德如何

行是四者即為道得是四者即為德

乾為大坤為至

大者尊辭至者親辭所謂尊天而親地也

忿慾二字為人害最大損之象曰君子以懲忿窒慾然喜怒哀懼愛惡慾君子以為人情夫情出於性性出於天則是天之付於人者亦有不善耶

喜怒發而中節則為和發不中節則為害此事全在當人責天不得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只奉行此語

伊川謂致知在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慾二字往往寡慾則知無不盡

程子以持敬為入德之門益欲格物致知須是心常存在才可所以有寡慾之說恐引出心向外去也

集注成德以仁為先進學以知為先意者學以智為先莫是知至至之之說否成德以仁為先其義未解進學是施功時則智先於仁由明至誠也成德是収功時則仁大於智誠則能明矣

明道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唯敬而無失最盡則中不過是箇敬字才敬便是中否

當喜怒哀樂未發之時便著甚工夫才著得力便是發了所以先賢當此境界不是無工夫又不可猛下工夫只是敬以直内即戒謹恐懼意敬不喚做中敬而無失方是中無失即不偏倚之謂

或問九章謂有諸已不必求諸人以為求諸人而無諸已則不可也無諸已不必非諸人以為非諸人而

有諸己則不可也

為經文有以己求人以己非人之嫌卻自己才有善便去求人之善己才無惡便去非人之惡不是君子反躬意思故先賢下此一轉語方見全是為己大意謂欲責人先須責己不是才責己了便責人此君子小人為己為人之分毫釐間耳

程子曰明善為本固執之乃立擴充之則大易視之則小在人能宏之而已

聖賢工夫只此兩端在論語則為博文約禮在大學則為致知誠意在中庸則為擇善固執在易則為知崇禮卑能擴充此二事即作聖之資若輕視之所以為下愚也

循物之性與率性之道如何愚謂實有此道便是信

不知然否

循物無違之謂信信主人言言貴有物如物有五分便言五分物有十分便言十分是謂循物無違如以道言

實有便曰有無便曰無循物無違也與率性之道不同

堯夫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玉者溫潤之物若將兩

塊來相磨必磨不成須是箇麄物方磨得出譬如君

子與小人處為小人侵凌則脩省畏避動心忍性便

是進道之階由堯夫之言則是與不正人居亦可以

正乎

學道人處處是進道之機逆境處進人益峻是他自做

小人吾輩却因他做君子老子云不善人者善人之資

亦此意先賢此等處訓人真切但當三復受用

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如何

此謂太朴始散之初三才所生之序如此子是玄冥之方氣自玄冥中始開丑則其形見露矣故地於此而闢寅則見露尤著故合氣與形而人於是乎生令百物所生之序亦如此皆從子上生起

明道云人之為學忌先立標準何謂標準

標準猶言限格學問既路頭正了只劄定脚根滔滔做

去不可預立限格云我只欲如此便休令世學者先立箇做時文取科第標準横在胷臆煞害事

遺書云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常思天下君臣父子有多少不盡分處既曰無不足如何又有不盡分處

天理本無不足人自虧欠他底

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無妄不欺相去還如何

無妄是實理自然如此可以説天與聖人不欺是欲實

其心只可說學者

陽者陰之根陰者陽之根不知周子以陽具於陰靜內陰具於陽動內還是說陰中有陽陽中有陰還是說陰了陽陽了陰乃若水為陰而生於陽之變火為陽而生於陰之合又何也

陽生陰陰生陽猶今日之晝固生今日之夜而今日之夜又生來日之晝晝之根在夜夜之根在晝所謂互為其根也根者生之義二氣無判然兩截之理本只一氣

分而為二名耳陽變生水即天一生水也陰合生火即

地二生火也

氣行於天質具於地則是有氣便有是質氣如是質

便如是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木火土金水以質而

言其生之序則水火木金土氣之序如此質之序如

此願聞其旨

五行始生謂太極流行之後自氣而成質自柔而成剛

水最柔故居一火差剛故居次至木至金至土則浸堅

剛故洪範與易言所生之序皆如此氣則成四時之序即五行之序也今更不須問所生之序此太極剖判之初也

動靜無端陰陽無始端與始如何分別

端頭也物之圓環者無端中則有端矣始者終之對二氣循環不已故無端運行不歇故無始不斷故無端無終故無始

明道言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伊川

云心有主則虛虛則邪不能入無主則實實則物來

奪之所主不同何也

有主則實謂有主人在內先實其屋外客不能入故謂

之實有主則虛謂外客不能入只有主人自在故又謂

之虛是知惟實故虛葢心既誠敬則自然虛明

近思云學不能推究事理只是心麄至於顏子未到

聖人處猶是心麄如何

心麄是暗處多明處少故只見得明白道理若精微處

則分析不去只為有寸而無分也聖人心如百分秤謂體統光明渣滓渾化故分毫處皆照顔子未到渣滓渾化地位猶未免有暗處故謂之心麄

樂書云自仲尼不能與齊優遂容於魯雖退正樂以誘世作五章以刺時猶莫之化未審五章可得而聞否

五章未聞恐如過河聞趙鞅殺鳴犢而作詩以哀之韓文公後補之為琴操未知然否

明道先生在澶州日修橋少長梁曾博求之民間後因出入見林木之佳必起計度之心因戒學者心不可有一事毋乃死灰其心耶

只為滯著在胸次雖事過之後猶復萌動正所謂心有好樂則不得其正若事往即化則得其正矣

横渠云精義入神事豫吾内求利吾外也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養吾内也窮神知化乃養盛自致非思勉之能强故崇德而外君子或未之知也如何

研窮義理之精微至於入神即是義理浹洽純熟心胸間悦豫潤澤是事豫吾内也豫吾内者乃所以利吾外也此語解以致用也一句 利用安身謂資物之用以養其身使氣體之間安舒順適是素利吾外也利吾外者乃所以養吾内也此語解以崇德也一句 横渠釋易四語謂皆是内外交相養平生得此受用其下云皆釋易下文

伊川說心本善發於思慮則有善有不善思慮從心生心若善思慮因何有不善

思慮以交物而蔽故有不善

龜山說聖人縱心聖人無心不知心如何縱如何無得此異教語先儒墮落其中而不知要知古無縱心語無心則有之止謂無計較之私心耳

伊川撰明道行狀曰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性命孝弟伊川已作一統底事看了

不識神化禮樂當如何看

兩句皆由粗至精由學者至聖人謂本是一串道理但

須還踏實處底做起本孝弟而盡性至命此行之極至通禮樂而窮神知化此知之極至佛氏盡性至命矣而不本於孝弟則行之過也莊氏窮神知化矣而不通於禮樂則知之過矣

横渠學堂右書訂頑左書砭愚伊川曰是起爭端不知如何是起爭端

一銘中言義理匼匝正好講量却不於血肉上理會乃於皮膚之外起意豈非頑不知訂愚不知砭耶横渠惘

俗學頑愚故以此立齋吾友以此問余以此相詰非起爭端耶

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

仁與道猶身之左右體一息相去離不得但仁主利愛故以右言取其便順也（右體順）仁者人也（古語不必說）道者事物當然之路義者事物當然之理故以道為義此皆漢儒無理之言不妨作如此觀

鬼神造化之迹

神氣雷霆風雨霜露皆迹也鬼神尸之

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

有足而無眼則欲動而何之有眼而無足則雖明而何用此義取之噬嗑致知力行夾截並進之說

明道以記誦博識為玩物喪志謝顯道聞之不服是耶非耶

明道是明覺內照故書無不記却不是記問上做工夫此語正欲點化顯道惜其為記問所障領會不去

嘗聞伊川先生曰動以人欲之私然則如之何則可應舉求合程度此乃道理當爾乃若不合程度而萌僥倖之心不守尺寸而起冒為之念此則妄矣應舉何害義理但克去此等妄念方是真實舉子

周濂溪云養心不止於寡慾蓋寡焉以至於無此謂私慾耳克去私慾當自寡而至於無若飲食男女之慾發而中節者是義理之當然雖大聖不能無濂溪即非寂滅之謂也

程子曰冬至一陽生却寒正如欲曉而反暗也陰陽之際亦不可截然不相接厮侵過便是道理天地之間如是者極多艮之為義終萬物始萬物此理最妙

大率陰陽消長之理一氣不頓消不頓長欲消之氣却侵帶些在初長之中初長之氣却侵帶些在欲消之中大凡寒暑晦明之交接頭處須兩下侵帶些所以艮居八卦之終宜只是止萬物然分於東北之間一頭接坎之殺氣固是終萬物一頭接震之生氣又為始萬物蓋

震豈能頻生惟於殺氣未盡之時已是侵帶此子氣了故至震方發生也

伊川言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夫元之統亨利正是一元之氣統此三者不知仁統義禮知信如何

仁爲四端首乃衆善之長人有是仁則謂之人無是仁則不足以言人故曰仁者人也言人所以爲人者以有此理耳義禮智皆從此分出義者宜此者也禮者履此

者也智者知此者也所以包四端

伊川曰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

氣歸為鬼屬陰氣伸為神屬陽此以陰陽之功用言若偏言神處即以陰陽不測之妙言

程子曰有感必有應凡有動皆為感感則必有應所應復為感所感復有應這箇道理還作麽生

太極動而生陽此感也動極而静静而生陰此應也静極復動此所應復為感也動極復静此所感復有應也

大率陽為感則陰為應陰為感則陽為應一陽一陰互為感應此言循環無端之理

周子曰愛曰仁程子曰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專以愛為仁程子學周子者也何故議論迥別

善言性者必有驗於情故孟子以惻隱為仁之端周子以愛言仁皆是借情以明性若便以愛為仁則是指情作性語死不圓矣韓子博愛之仁是

明道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

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於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脩道則謂之教

前三句主易言如一陰一陽之謂道後三句主中庸言各有分付頗放處

程子曰學詩不求序猶入室不由户則序實詩之綱領也今或以為子夏或以為漢儒程子又曰詩小序要之皆得大意晦翁乃不取小序何耶

晦翁出於諸老先生之後有集大成之義故程子有未

盡處至晦翁而始成

仁者必有知覺知覺何可以盡仁哉仁者特有之耳

竊以為才言知覺已入智中來

程門雖有以覺言仁然不專主此說其他話頭甚多上蔡專主此說故流入禪學去所以晦翁絕口不言只說愛之理心之德此一轉語亦含知覺在中可更思求

朱子言人形生於陰神發於陽五常之生感物而動陽善陰惡又以類分竊疑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則陰

昜為便謂之惡耶通書言柔善為慈順巽惡為懦為邪佞則陰柔之中亦自有善惡也今遽以陰為惡所以可疑

陰陽以氣而言則為匹敵無非正氣以類而言則有貴賤用分淑慝故陽為君子陰為小人陽主善而陰主惡者皆以類也自有並行不悖之理難執一方一面死定說也

明道云以已及物仁也推已及物恕也伊川先生又

曰仁所以能恕所以能愛是則恕乃仁之發見然質之明道所云則以已及物尚有事於推乎恕之得名只是推己之義然所以能推己者為人心有是仁也若元無是心何處推得來

西銘之書似無親親之殺

程子曰西銘理一而分殊墨氏二本而無分

明道謂學者能識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如講求經義皆栽培之意若仁之在人心一耳不學之

人獨無仁乎

識得仁體謂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既體認得分明無私意夾雜又須讀書涵泳義理以灌溉滋養之不爾便枯燥入空門去

退藏於密程子曰密是用之源朱子云不可窺較之謂密程子說得輕些密字如何看

此是幾事不密之密未與物接之時無聲無臭無視無聽此密也

伊川每見人論前輩則曰汝輩且取他長處

可法短處亦可鑒兼論何害

後輩於前輩便有少長之分此皆前輩風流所以助成

仁也

橫渠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

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何謂也

四者本是一理但所由之名異耳從太虛上看則謂之

天天為太極是也從氣上看則謂之道一陰一陽之道

是也從虛與氣合上看則謂之性天命之性是也從性與知覺合上看知覺是血氣動物則謂之心其實一理耳

七情裏愛與欲如何

愛者惡之反欲者愛之流

有無本不足以謂道周子必曰無極而太極何也

此語為未識太極者設恐人著相尋求此物也今以說道說太極皆似懸空中有一物高掛在事物形器之外

閃鑠底似此見解須用腦上著一穴也

程子曰靜後見萬物皆有春意如何又問此還是指聖賢而言否

觀物内會靜者能之固是聖賢如此吾人胸次豈可不見此境界靜却不分聖賢

晦翁謂凡物其間自有天理人欲之辨而不可以毫釐差若未能分别天理人欲頭面如何大意恐是如程子所言峻宇彫牆本於宫室酒池肉林本於飲食

先王制其本者天理也後人之流於末者人慾也凡物之天理人欲皆可倣此推之

五峯曰天理人欲同行異情此語儘當玩味如飲食男女之欲堯舜與桀紂同但中理中節即為天理無理無節即為人欲

伊川言窮理非必盡窮天下之理又謂非止窮得一理便到又云格物者非必謂欲盡格天下之物但於一物上窮得盡其他可以類推

只格一物便是致知雖曾顏不敢如此道晦翁曰日格一物積久自有豁然貫通處此道儘著玩索日格一物豈是只格一物積久貫通到此境界即明睿洞照不待物物盡窮矣

橫渠曰乾之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乃大人造位天德成性躋聖者爾若夫受命首出則所性不存焉橫渠此語不要做得時位大人看要做孔夫子看所謂君有君用臣有臣用聖人有聖人用學者有學者用此

善學易者如此若只指乾為堯舜湯武用則不識易矣

横渠曰陟降庭止上下無常非為邪也進德修業欲及時也在帝左右所謂欲及時歟陟降庭止何以謂上下無常在帝左右何以謂進德及時

一陟一降初無定所此言上下無常而常若有所見於庭真見有物臨之者豈非存誠無邪之驗耶在帝左右天理無時去離吾身豈非進修欲及時耶

伊川曰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

提撕醒覺之意

伊川曰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不知孝弟何以能盡性至命不知禮樂何以能窮神知化

盡性至命窮神知化皆聖人事欲學聖人皆從實地上做起升高必自下陟遠必自邇此程門切實之學積累之久將自有融液貫通處非謂一蹴便能

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

順萬事而無情

心以宰物言情以應物言此先儒用字最精處移換不得

鬼神造化之迹又曰二氣之良能

鬼神只陰陽屈伸之氣所以為寒為暑為晝為夜為榮為枯有迹可見此處便是鬼神葢陰陽是氣鬼神是氣之良能流轉活動處故曰良能

十二律相生是以陰陽分上下定損益五音相生亦

有上下

生之者為母生者為子即是陰陽

道至於聖人極矣然禹湯文武周公之措置未嘗或

同或時不同故措置不容不異乃若諸子論性豈係

於時

聖賢之所同處非依本畫葫蘆之謂斟酌損益各當於

義理耳才各當於義理則湯武之征誅與堯舜之揖遜

天地相反不害為同也蓋堯舜揖遜義理當揖遜湯武

征誅義理當征誅但得義理長在所以異而同也若諸子論性不同又不可以此論是其學問有醇疵故義理有同異若都到純粹地位則義理所同亦無不同也

邢和叔問伊川一日三點檢如何夫能點檢固是好此學人言語不知如見肺肝一日三點檢閑時何處去此語與三省言語霄壤異

文中子曰化至九變而王道明不知所謂九變者何如

此以簫韶九成推之樂所以象治功之成也舜樂既九變則舜之化亦九變矣文中子問答可見如武之樂六成則武之化亦六變

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循環而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

上兩句說五行下兩句說陰陽五行交錯故生萬有之不同二氣循環故兩儀終古不息

程子曰天地之正氣恭作肅肅便雍也

此必是解肅時雨若一身之氣與天地相應

文中子曰諸葛亮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近思錄程子亦以此許之敢問孔明自比管樂使果能興復漢室恐未必便能興禮樂如三代

孔明是天資帶得又從學問中攛出來據他用事行師調度若當升平之時做出必須光明不止漢唐人物

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過者人之所辟也如何便知其仁

與仁同過如唐太宗之處兄弟與周公之處兄弟均是過也但周公之過光明正大而無私心終不離乎仁太宗則陰賊傾危純是私慾上行仁心已不在矣

太極圖如何言水而木木而火火而土土而金金又水

水得氣之初陽氣一動便蒸潤便生水既蒸潤便萌達便生木既萌達便盛勢便生火火既盛便剝落便生土土既剝落便堅硬便生金金既生依舊又能生水到春

來即萌蘖發生到夏來都長茂秋冬都收藏而堅勁又至一陽來依舊又生水益非歸根則不能發達乃生生不窮之理也

無極

無之極乃有之極惟其無中有有故少刻方生得這陰陽五行若無許多有在裏面如何有許多發出來以手閑太極指無極言這箇只是無復以手閑無極指太極言這箇便是無極中有底復以手閑無極太極指五行

言這箇便是無極太極其於男女太極萬物太極也太極所謂沖漠無朕此之謂也

太極分陰陽圖上太極之左右各一重足矣何以三為

這便是循環無端處反覆其手而言陽了陰陰了陽何曾窮已

木鍾集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木鐘集卷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張虎拜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録監生臣李　椿

木鍾集卷十一

宋 陳埴 撰

史

三代治天下曰井田曰封建曰肉刑後世變井田為阡陌變封建為郡縣變肉刑為鞭笞而末流愈不勝其弊今欲追復舊制於斯三者何先

復古惟唐得之世業府兵六典建官分畫措置最有法

度其不傳遠者非作法之不善自是家法不正無賢子孫耳先儒謂必有關雎麟趾之化而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古人所以兢業寅畏左規右矩者正欲立箇人樣以為守法之地耳

考漢選舉法

漢選舉法有孝廉有明經自為曹椽於郡國而太守察之則為孝廉自為博士弟子於太常而學校舉之則為明經今觀孝廉一科自漢初已有如家貧無行不得推

擇為吏其鄉閭之公論如此至文帝時孝廉之科雖設

而萬家之縣猶無應令葢有人則舉無人則止猶未有

定法也自武帝初令郡國各薦一人則始有定法矣當

時猶且闔郡不薦至勤詔書督責則士之自重難進如

此而梅福亦議漢以三代之法取當世之士則薦孝廉

之法猶有三代鄉里舉選之遺意漢之得人大抵如此

明經一科自武帝立五經博士置弟子五十員令二千

石謹擇可者常與計偕詣太常受業一歲一課其通一

藝以上補文學掌故及公孫弘變更之後勸之以官爵枝葉日蕃迄於始元之間增弟子員滿百人又增至三千人明經始濫於弘之變更矣至於賢良方正茂材號為特舉皆詔而親策之於庭令攷一時人物自董仲舒猶不免科舉之累況晁錯公孫弘杜欽谷永之徒依違附會殆無異於明經之科其不逮孝廉遠矣自東漢之末察廉之法壞覔舉之請行故左雄限年之請令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箋奏覆諸端門課其虛實以觀其能異

而孝廉覆試之法自此始矣大抵漢初任人不任法所以選舉皆實意惟賢是用而已漢末任法不任人所以選舉用私意玆其所以弊也

南北軍辨

先儒多以中尉為北軍（以表有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故也疑是内外相司察處）以衛尉為南軍至郎中令不知其所領為何竊按郎中令所領皆郎從正是環宮宿衛之士（與古國子同）武帝以儒生不足仗又置一項親兵若羽林佽飛之屬正屬於郎中

令審爾則環衛重兵無如南軍衛尉所領乃郡國番上宿衛之數中尉非宿衛　呂氏南北軍皆宿衛南北軍皆環宮宿衛之兵南軍屬於郎中令武帝改光祿勳所謂掌宮掖門戶是也其衛士即諸郎為之表云掌守門戶出充軍騎多或至千人多子弟及儒生武帝增置期門及羽林軍以六郡良家子為之多亦至千人始尚梟勇武力矣以上並見郎中令表北軍屬於衛尉所謂掌宮門屯衛兵是也其衛士乃郡國之民更番為之歲常轉至一萬人新故送迎率常二萬人在道武帝

初年省其半見武帝紀衛尉屬官有候官司馬等益寬饒嘗為之極能撫循衛士及一歲盡當更衛士數千人願復留一年以報寛饒德見本傳則衛尉所領為番上之士可知南北軍雖領於二卿郎中令衛尉而列將軍實為主帥故呂后欲為難使呂禄以上將軍居北軍使呂産以相國居南軍文帝新即位夜拜宋昌為衛將軍兼領南北軍則知二軍領於列將軍者其正也其以相國分領者以呂禄才弱故爾大抵北軍重於南軍故平勃止得北軍

足以定大難呂氏既失北軍雖有南軍無能為矣或者不察乃以衛尉為領南軍中尉為領北軍按周勃既得北軍便令衛尉無納呂産殿門則衛尉隷北軍可知中尉掌巡徼京師乃督察長安盜賊事王溫舒嘗為之所治皆長安豪猾全無一事關於宿衛或者又以京城諸屯兵以校尉之屬為北軍按呂后既以禄産領二軍臨終戒之以據兵衛宮無送喪則二軍皆屯衛宮禁可知又周勃既入北軍便遮遝去殿門入未央宮則知為宮門衛

兵無疑南北軍力心膂爪牙之寄一則以子弟郎從為之一則以郡國之民更番為之用見國家一體兵民一致必如是而後可以肅環列壯帝居矣

又漢舉選法

漢史上而天文地理有志次而禮樂刑法有志又次而食貨溝洫有志選舉大事也而史獨無志焉意者科舉未立流品不分取士之路廣禁綱踈闊故史無得而志焉令考之紀傳侯王將相有辟舉若給事舍人之類郡

國有察舉即孝廉是也朝廷有特舉若賢良方正茂才異等之類而又有舉於太常受業者為博士弟子即明經是也其他任子雜流不與焉夫漢自文帝十三年始有選士之詔當是時或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或萬家之縣猶不能舉一人以應令是時鄉里之公議猶明士猶知自重難進朝廷選士猶未有成法也至武帝元光元年因董仲舒建議始令郡國舉孝廉歲各一人於是立為定法限以人數然當時猶有闔郡不薦一人者

至勤詔書督促（元朔元年）由是不舉孝有論不察廉有責可見士安於鄉閭無求舉覔舉之事大抵察舉一科惟施於郡縣吏漢以文吏立國故士皆從於郡縣小吏進才經部刺史二千石察舉則以次遷為令長又次遷為守相駸駸公卿顯官皆從此途出往往養廉遠恥之意多而偷合苟得之行少雖不通於儒術而亦不失為節義有守之士所以文景武宣之世人物皆有實用之才往往多從察舉出若夫太學明經之士其不逮察舉遠矣

自武帝立五經博士於太學置弟子員五十人使士咸得詣太常受業一歳一課通一藝者授文學掌故不能通藝者即行罷黜其後公孫弘起自儒生始為其徒開升進之路遂以為補文學掌故者厭薄流滯不足以興起士風於是大而九卿之卒史小而郡縣之卒史自明經選者皆得補而為之夫卒史文法小吏耳由明經入仕而反使為文吏若小貶矣然漢法賤經生而貴文吏故自文吏出者皆榮進之路是以終漢之世利祿之門

開奔競之徒盛而公卿宰相彬彬多文學之士若張禹孔光之徒皆持祿保位患得患失之士要其蠱壞儒生之心術多矣吾故曰漢選舉之法雖無其志而得士為最多者莫盛於郡國察孝廉一路若太學明經之選則又其次也

漢職官志皆襲秦舊如三公尚書皆秦官三公自立國之初已置而尚書特始於武帝之時爾三公號無不統事皆決於三公而三公之秩萬石也宣帝時張

安世以車騎將軍霍光為大將軍領尚書事則知尚書乃典職樞機與三公等後漢和帝時鄧彪領尚書事位在三公上以此言之尚書當與三公同其貴而秩直二千石耳若曰職輕權重則是尚未能與二千石比秩而反在三公之上何耶

尚書乃内庭之臣與尚衣尚方尚符璽等同流所職乃郡國會計圖籍等書或内外奏疏本是猥屑之職在人主左右供顧故屬於少府多是外戚及子弟濁流為之

然以其親近至尊為人主私臣號為職典樞機故自武帝後其權寖重往往諸將軍領之故凡以大將軍大司馬領尚書事則權重於三公而丞相始為具官矣尚書如何敢比三公但以大司馬大將軍之名則始為重矣尚書在文景以前不多見是時内庭之權未重自武宣以來其權始重率以外戚霍光諸人及列侯子弟為之張安世士大夫鮮有出此者至元成以後始用儒生故博士選三科其高第者為尚書始有正員由是張禹孔光皆以

師儒入典樞機多者至十餘年養成王氏之禍其狼狽甚於雲山恭顯成帝建始四年罷中書宦官初置尚書員五人注云常侍尚書主丞相御史事二千石尚書主刺史二千石事户曹尚書主庶人上書事主客尚書主外官事此漢舊制是為四曹成帝增三公曹主斷獄事是為五人

漢鬻爵之法

漢初賣爵入粟不入錢賣爵不賣官在文景時可攷至

武帝不賣舊爵別立武功爵此乃前術窮而更新一法到此時入緡錢矣爵與官俱賣矣此五大夫有為吏先除之法豈不是連官賣了一夫之爵直錢若干今不可攷其級爵止賣十一級千夫爵是第七級得除吏第九級則免徭役未知是否又云茂陵書只載十一級其餘不見十九級是關內侯二十級是通侯

考儒林傳公孫弘新學法

初太常制法其制有四置博士弟子則擇民間議狀之

端正者補之其郡國縣官有可取者取之受業亦如子弟至於一歲欬課能通一藝者補文學掌故而高者則為郎中且掌故之職不一有太常掌故有治禮掌故有太史掌故有文學掌故要之皆屬於太常也而又有州郡文學掌故之為官其職之留滯甚多其階之遷轉甚緩通經之士得由郎中而進者皆是右職得為掌故者皆是滯選葢漢世士大夫除軍功外多從刀筆吏出而儒生率鬱滯不得進於是公孫弘有優掌故之請焉太

常中治禮文學掌故凡其秩之比二百石及吏百石之能通經者補左右内史大行卒史秩之比百石以下者補為太守之卒史太行卒史即九卿之官卒史猶今堂部令史也太守卒史猶令日孔目官是也至於人衆而額少不足以容之又就文學掌故中選其優者攢上一等補九卿郎中二千石待闕掾屬其次補郡掾屬卒史掾屬雖非清選却是仕途捷徑自是公卿大夫彬彬多文學之士矣而儒生之心術亦自此而壞班固以為利

祿之塗開者蓋自公孫弘始

漢武帝命唐都洛下閎推算星歷以為合於夏正改用太初歷按自黄帝以前調歷有上元太初等歷令以合夏正而用太初歷然則夏亦用太初歷乎否也

前歷太初既在四千六百十七歲之前是洪荒時節

歷家推上元太初謂四千六百十七歲已盡都無絲髮餘重新起歷是時定十一月甲子朔旦夜半冬至定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乃新歷之第一日故謂之歷元

漢元封七年適當其時故改秦歷用漢歷改秦正用夏正非謂夏亦然也

雲臺二十八將凡有功佐漢者咸取焉馬援以椒房不與何謂也而來歙有平隗囂之功何獨不預麒麟功臣史謂以黄霸于定國夏侯勝諸名卿猶不與可以知其選矣此語有味安得人人而及之但馬援以椒房之親不得與此却有意於公未為適義理之正霍光不害為麒麟之首

漢宣帝之麒麟閣明帝之雲臺二十八將及唐太宗之十八學士凌煙閣皆所以圖畫功臣也惟觀漢之人主務實不務名唐之太宗務名而無實以許敬宗之姦佞而與十八學士之選以侯君集之小人而與凌煙之數皆失實也不然漢唐之皆有得失否

此未免以成敗論所可論處者亦多却不只在二子二子不足為輕重唐學士之選即淮南王安之招致賔客羽翼既多便有相軋之勢凌煙雖祖麒麟雲臺然漢時

却有教化之意寓其間如以蘇武而預麒麟以馬援而不與雲臺此殆有深意唐則無之

唐百官志宰相之名學士之職如何

唐世宰相名甚不正漢有相國丞相之名唐不設宰相之名其意本以重宰相不輕授人遂以三省長官中書令侍中尚書令（唐太宗嘗為尚書令後改其名為僕射）為之其後中書令侍中尚書令不除遂有他官假有參議參闕為宰相者如杜淹以吏部尚書參議朝政魏闕

參預朝政於是宰相無一官不可為在太宗時闕

宰相者其後以宰相名號不一遂有同三品同平章事之號夫既曰同矣依舊不曾有正相至明皇開元以後又欲重宰相之權而使兼領他使時方用兵則為節度使時方崇儒則為學士時急用財則為鹽鐵轉運使又其闕

賫庫使其意本欲重其權殊不知宰相無所不統令乃下行有司名為重而實輕之要之唐宰相之名其初本欲重之而不肯輕與而其後遂至於無

宰相而他官皆得以為之又其後也至於無人不可為宰相又其終也宰相兼領他職無異於有司是以終唐之世竟無真宰相其弊皆起於宰相之名不正耳至於學士之職尤為非正大率制詔誥命合是中書舍人為之若夫學士名官本以備遊宴之選供翰墨之娛如漢朱買臣東方朔之輩正是相從於文墨宴遊之末不干預機務猶未為失自太宗時崇瀛洲之選猶止以備燕見又文書詔令自是中書掌之其後時名以草制猶未

有名號自北門學士立於乾封以後則學士之名寖重至玄宗又置翰林待詔掌四方表疏批答應對則學士預政漸始於此既而又以中書務劇乃選文學之士號翰林供奉與集賢學士分掌詔敕至開元二十六年又改翰林供奉為學士别置學士院至與宫妃相與往來專掌内命為天子私人凡拜免將相號令征伐宣麻制敕皆由此出於是以學士為内制中書為外制凡大除拜皆出自内制百官告詞則出自外制彼學士既得以侵

中書之事於是進退人才機務樞密人主往往與之較量始干預朝政事權日重而學士之權至號内相范唐鑑所謂中書門下出納王命之司也故詔敕行焉明皇始置翰林而其職始分既發號令預謀議則自宰相以下進退輕重係之矣豈特取其詞藝而已哉其說極是要知唐學士之職其初來本是供宴遊翰墨而終至於干預政事又其後也宰相進退亦出其手終唐之世委任失人而王伾王叔文李訓鄭注之徒皆得以竊國家

之柄其弊皆自明皇始

唐制十八道節度其後號九節度其後河朔三鎮及四凶二豎之亂可攷大畧

明皇天寶元年置十節度經畧使以備邊曰安西曰北庭曰河西以備西邊曰朔方曰河東曰范陽以備北邊曰平盧以備東邊曰隴右曰劒南以備西邊曰嶺南五府經畧以備南蠻節度之立其初固止於沿邊十道耳自安祿山之亂則内地始置九節度以討之曰朔方郭子

儀

淮西魯炅 興平李奐 滑濮許叔冀 鎮西李嗣業 鄭蔡李廣琛

河東李光弼 澤潞王思禮 河南崔光遠 內地之置節度其初猶止於九道耳自朱氏之倡亂中原也則自國門之外皆方鎮矣葢其先也欲以方鎮禦四夷而其後也則以方鎮禦方鎮十道既已兆亂則內地必置九道以除其亂九道又兆亂則關外近郡又不得不置矣至代宗廣德元年以田承嗣為魏博節度李懷仙為盧龍節度李寶臣為成德節度是謂河北三鎮各有其地其風俗獷戾

過於夷狄吾知其河北之地非復朝廷有矣至於大歴九年相推戴而謂之四王朱滔稱兾王田悦稱魏王王武俊稱趙王李納稱齊王李希烈又以淮西稱帝朱泚又以關中稱帝裂土假王者四凶滔天僭帝者二𤘽紛紛藉藉不知其幾也葢唐之亂非藩鎮無以平之而亦藩鎮有以亂之其初跋扈陸梁者必得藩鎮而後可以戡定其禍亂而其後戡定禍亂者亦足以稱禍而致亂故其所以去唐之亂者藩鎮也而其所以致唐之亂者

亦藩鎮也試以其一二論之安史之亂懷恩平之也而留三鎮以遺患者亦一懷恩也將兵至京師冒雨寒而來姚令言之功也而所以迎朱泚而趨京師者亦一令言也擒子期破田悅者李寶臣之功而釋承嗣以為己資者亦寶臣也卒至於終唐之世莫敢誰何者由三鎮始也

唐初邊防鎮守皆有使而道有大將曰大總管已而更曰大都督高宗永徽以後都督帶使持節始謂之節度

然猶未以名官至睿宗景雲元年以幽州鎮守薛訥為節度使而節度使自此始至明皇天寶元年置十節度經略以備邊如安西北庭河西朔方河東范陽平盧隴右劒南嶺南凡十道皆為備西北南三邊設皆使自治所領諸州練習士卒故士卒亦樂為用而唐之備邊有賴焉然唐初邊帥皆用忠厚名臣不久任不遥領不兼統不以大臣為使以制之而節度有功則入相自開元中天子事征四夷始有邊將久任十餘年不易者有皇子

宰相遙領者又有以專制數道兼領者葢李林甫欲固相位遂謂文臣不任邊事欲用胡人習邊事者為節度以塞節度入相之路有功者皆得兼領如安祿山等皆是胡人為節度祿山亦有邊功遂得專制范陽平盧河東三道以致兵盛勢强遂成天寳之變祿山死史思明又輔其子安慶緒繼叛而其他節度大抵皆安氏黨與至肅宗乾元元年更置九節度朔方則郭子儀淮南則魯炅興平魯炅與滑濮許叔冀鎮西李嗣業鄭蔡李廣琛

河南崔光遠河東李光弼澤潞王思禮共九道之師討慶緒又不置元帥無所統一慶緒死史思明繼叛思明死子朝義繼叛至代宗時僕固懷恩以其女為公主妻回紇之故遂得回紇之師平史朝義僕固懷恩自以功成身危幸變為資於是請以安史手下許多降將分居安史故地田承嗣為魏博節度李懷仙為盧龍節度李寶成為成德節度河北三鎮自此始其他以薛嵩領相衛大抵率用降將為之自此以後三鎮或世襲或易姓

兵連禍結朝廷亦無如之何依舊賊還賊捉又自是三鎮中賊將自與朝廷平討往往亦時有功一有功又自叛據如田悅拒命朱滔討之滔一請深州不許便與成德王武俊合從於田悅田悅得朱滔之救便與武陵奉滔為王於是又與平盧李納相扇而起滔稱冀王田悅稱魏王王武俊稱趙王李納稱齊王是謂四凶闡淮西李希烈軍盛又相與勸希烈稱帝當是時犯京之兵朱滔希烈為盛朝廷盡闕輔京城之兵以討之是以陸宣

公恐兵皆在外患生蕭牆勸德宗收兵歸闕以諸叛賊委之馬燧李抱真等而德宗不聽先是朱泚來朝朝廷疑之遂留之京師及是時李希烈圍襄城涇原節度姚令言本以勤王之師至京師因犒賞菲薄兵衆自亂乃謀迎朱泚為主遂有奉天之幸果不逃宣公所料後來李懷光以盧杞不令入見天子遂與朱泚合謀而朱泚亦稱帝是與李希烈共為二僭自此以後盧龍魏博淮西雖在中土其世為叛逆與蠻夷無異不復知有朝廷矣是時自

京師之外處處如邊陲相似處處是節度使於是節度滿天下而唐之亂甚矣至憲宗僅能一平河朔至文宗復失之大畧唐之節度本以備邊後來沿邊人自為寇國自為邊朝廷所立節度反以備內而非備外矣

漢武置十三州刺史與令監司同否

漢刺史政令日監司但刺史秩卑而權重止六百石史秩卑則激昂却慮其權太重故止以六條問事令日秩崇而權分秩崇則養尊不事事權分則法不舉

漢禄秩等數如何只二千石無數様

漢秩自太常至執金吾秩皆中二千石太子太傅至右扶風秩皆真二千石西域都護至駙馬都尉皆比二千石此漢秩然也漢禄丞相大將軍號萬石俸三百五十斛至佐史俸月百八十斛二千石俸月百二十斛比二千石俸月百斛至後漢延平中中二千石俸錢九千米七十二斛真二千石錢六千五百米三十六斛比二千石錢五千米三十四斛此漢禄然也 後漢俸禄半錢半穀

二千石以下則有千石八百石及六百石又其下則有五百石至百石直郡縣之小吏耳若二百石以上則曰長吏如令丞是也至六百石始通爵於朝如今選人之改京秩是也中二千石乃九卿為之下三公一等非他二千石比也只以俸祿言之中二千石與真二千石倍爭

尹翁歸以高第入守右扶風滿歲為真韓延壽入守左馮翊滿歲為真真之制如何

有真二千石有中二千石有比二千石均二千石也而有三等惟真者歲俸方滿此數餘皆虛號耳

高帝入關約法三章悉除秦苛法至於收孥相坐之律誹謗妖言之罪待文帝而後除何也

刑法志云三章不足以禦姦於是蕭何攟摭秦法作律九章想諸將繼叛之後此等法仍用至文帝方盡除耳

漢書高帝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東井攷之歷云太白辰星去日率不能一兩次耳月令孟冬之月日在

尾尾析木之次也析木去東井隔五次若然則金水

二星安得復在東井

五星活物盈縮見伏遲速至無常天文家謂之五緯言其往來無常所也然雖往來無常依然有法可候會當聚時即聚為軌度但所聚之次有休咎不同若聚于東井即為休證

越德歲而吳伐之越是時何謂德歲晉太和五年秦滅燕黃泓趙秋以為福星在燕何謂福星

德歲謂歲星即木星古分野得名皆以侯國始封之日歲星所次故因以為分野以此知自古天文家常以歲星所在占吉祥今歲星正次越分野足知吳之不能為也福德恐亦歲星之吉卜

律歷志云非黄鍾而他律雖當其月自宫者則其和應之律有空忽積微不知所謂空積者如何

律法唯黄鍾之宫五聲皆正聲皆全數如九寸六十四八寸六寸八十一七十二五十四四十八之類是謂無

空忽積徵若其他十一宮未必皆正聲或變或半皆全數故有空忽積徵如大呂言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四除八寸是實數也外言二百四十三分者皆空積也寸之一百四者忽徵也蓋虛起此筭數其空積甚多而所得甚微細也

高祖大封同姓卒有尾大不掉之患高祖明達何不慮此

懲戒亡秦孤立之獘故大封同姓聖人謂百世損益可

知此類是周以封建亡故秦必損之秦以不封建亡故漢必益之事勢相因必至於此兼漢初戶口減少封諸王時計戶而不計地故封三庶孼分天下半其後戶口日蕃所以彊大

劉濞之王吳高祖知其必反而復遣之何耶

此高祖德性規模所以大於唐太宗漢光武二君以讖緯殺了多少人

高祖大度世率以為光武不可及至其誅韓彭英盧

事反不若光武之全功臣何也

高帝是天然大度其弊至於任情光武法高祖大度其終卻能矯弊

漢高人謂其寬仁長者韓彭英盧曾未免於誅死何耶

方事之殷能奪諸公死力是高祖善將處及事之定置諸公於死即將將之餘習未忘寬仁本其天資殘忍是無學問

高帝不免韓彭之誅而光武乃能全功臣之世此大有説一則逐鹿之勢外相臣服事定難制一則祖宗之業名位素定事已相安一則草昧功臣豪傑難狎一則中興功臣謹守規矩一則大度中有嫚駡之失人心素疑一則大度中能動如節度人心素定一則刼其死力封爵過度不計後患一則赤心在人監戒覆轍務在保全

高祖之斬丁公義矣而項伯之封非也然微項伯則

天下非高祖有又豈可不有以酬之

二人事本相類但項伯初無稱功之意封之出於帝心丁公未免有望報故為帝所薄耳要之凡適相遇而能出人於險者皆不當以姓名聞以姓名聞則敗矣況有德色乎

漢文之仁至景帝而衰何以漢言文景武帝虛內事外漢祚幾亡何以列在七制

景帝好處只是不改文帝恭儉武帝好處只是晚年一

悔凡並稱者皆喜配之辭其實喜生於不足如言蕭曹曹本劣於蕭如言韓柳柳本劣於韓七制列武帝縁宣帝以匈奴來朝故大先帝之功而宗之王通亦因其帝制云耳

晉文忘從亡之功漢文修代來之功其推恩與否有可言者

晉文才入國便賞從亡者偶忘介子耳雖覺示人不廣然晉文間關十九年所以能興國者盡諸公之力且又

多賢人故得國之後可以共爵祿若漢文入繼皆平勃諸侯王之功而首修代來之功又張武等皆庸才而各親其親此却示人不廣

漢文殺薄昭李德裕以為殺之不當溫公以為殺之當未知孰是

雖未免少恩然以文帝仁厚之資為之乃是借一人以行法於仁厚中有神武馬薄昭事無正史可考通鑑所載乃出漢紀注中

漢文時吳王不朝賜以几杖此與唐之陵夷藩鎮邀節旄者何異不幾於姑息之政歟

文帝是純任德教權綱在上伸縮由已唐一向姑息權柄倒持於下予奪由人兩事不可同日語

肉刑始於苗堯因之而不革更虞夏商周而又不革漢文以一女子之言而革之何唐虞三代不知出此文帝除之而刑亦措何耶

先儒謂井田學校封建肉刑四者廢一不可不知秦變

古法凡古人教民養民處掃地不存單獨留肉刑以濟其虐雖微文帝必有變之者此蓋損益盈虛理勢必至能通變宜民雖成康復起不能易也

漢文平生所為大抵出於黃老至其得力處亦是黃老不闕有無情少恩之病

文帝天資粹美却能轉得黃老不好處作好處景帝天資刻忍却將黃老好處轉作不好處

惠帝減田租復十五稅一夫漢之初興今年復田租

明年復役事而又十五稅一儉於周什一之稅然當時太倉之粟陳陳相因未審何以致此

文景減田租事尤多或三十而稅一或減租之半或盡除之所以致富庶者人主恭儉寡慾無兵革之事故百姓亦皆富庶

武帝虛内事外漢祚幾亡雖輪臺之悔亦晚矣安得預七制之列

七制想自文中始文中本無大見識因取其制詔以續

書故尊之但武帝征伐四夷之功雪祖宗之恥自宣帝時已定其廟為世宗其後議宗廟者比之武王係不祧之數則其子孫之意也

光武之失正在攬權而史乃稱其總攬權綱舉無過事何耶

光武再造於僵仆之後如何不總攬權綱但末流之弊至不任三公乃矯枉過正非謂全不是

孝宣輕德教而雜霸道用法吏而任刑名趙蓋韓楊

之誅似近於虐也乃有務行寛大之稱何耶

寛大之詔盛美生於不足

孝宣綜名實而王成以偽増戸口褒賞遂起天下俗

吏之偽然綜覈者安在

刑名術數之家各是執一實以御百虚老蘇所謂人服

吾之識其一而不知吾之不識其九也宣帝殆用此術

間有受人欺處不害他大體也

宣帝時王吉言請除任子之法不知漢任子自何官

可任何官不可任中間廢置增損如何

漢法任子多是為郎或父任（汲黯）或兄任（霍光）或異姓任（諸侯王得任異姓見汲黯傳尾）次第必二千石以上方可保任故董仲舒謂今郡縣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或二千石子弟蓋長吏多自郎選而為郎者率二千石子弟（郎選不以父任則以家貲多出此二途）

史氏謂陳勝諸故人皆引去無親勝者與諸將不親附此其所以敗也此是勝之節目先儒乃謂勝之亡其大

體不在是勝與吳廣同功一體田臧擅殺吳廣勝不能制則紀綱掃地旹亡及㒺此勝之不能自存然否勝廣為救死無策故判命出此姑延一旦之喘息耳即不須以綱紀晝畧望他亦不須以興亡成敗論他但先史義其為豪傑首事故於其亡也再三致意焉猶曰是秦民之湯武耳

高祖曰項羽有一范增不能用所以亡夫項羽之失無數初未聞范增之有諫使項羽而終用范增又將

如何

係興亡處但看人物有無是第一節范增豈三傑比耶但就項羽人物言之猶有此人耳

蕭何收秦圖籍文書說者謂相漢狹隘者以此然使當時不得此書高帝必不知天下之戶口阨塞漢之為漢史悉載而通鑑黜之至武帝之乞漿逆旅明皇之洗兒賜錢之事亦汚穢矣漢唐二史不錄而通鑑載之一去一取未知孰是

良之謀以子刼父崇之策以臣要君皆不可以為訓故温公不取武帝徹行自同匹夫明皇宣淫見愚降虜皆天奪魄可為後監故温公備錄

丙魏優劣如何

以相業言之則魏優於丙以德性言之則丙優於魏

河南守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班固何不錄之循吏傳又言吳公學李斯刑名安能為天下第一

文帝恭黙躬行不好刑名故一時人物皆篤實務内所

以史無可書之事其學果為刑名與否則不可知然漢人物皆屈頭擔重擔却不論他學術文帝本好刑名不害為仁

東漢黄憲或謂其資稟似顔子使其得聖人為之依歸還如何

東漢人物大率尚名高崇氣節憲獨冲然退然所以見者服其深遠恐亦是天資如此所謂得聖門學問未知其如何

賈誼請文帝興禮樂易服色以其無周之文也仲舒請武帝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二子之言孰切時務二子之言皆是欲時君反秦正朔建漢正朔其後當武帝太初元年始改用夏正建漢正用二子之言也

昨觀後漢趙苞守遼西遣使迎母而鮮卑入寇苞母見刼載以擊郡當此之時忠孝兩難將追戰歟則疾視其母之死將就母歟則有虧事君之義如何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有時身在面前不

曾見有時人在面前不曾見只為道理各有所止耳當趙苞之時見君而不見母誠秉此心有時邂逅可免葢致死則敵猶有所畏漢高祖是但艮止之義不當如此計較耳

巫蠱之禍雖江充之譖亦戾太子矯制有以滋後來之變否

武帝求長生故猜疑太子太子通賓客故不受父命看史當尋脈理不可只據目下說

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為不冤若趙蓋韓楊之死謂之不冤可乎或者說宣帝時廷尉不獨一于定國雖不獨在定國而定國坐視四子之死亦不能效張釋之之守法如何

漢公卿有罪未必悉下廷尉自有詔獄多丞相御史大夫治之或下中二千石雜議廷尉所謂平者非必皆寛縱之謂剛不吐柔不茹者平也趙蓋韓楊之死令作文人但浪說耳

天下之患莫大於本小末大周之内輕外重宜若難

久而卒綿遠漢之内重外輕宜若足以相制而猶有

七國之禍何耶

周雖諸侯彊大猶能支吾數百年先史喻為百足蟲所

以難死者扶之者多也漢七國之禍亦自外重自此以

後日輕矣

春秋之義不以家事廢王事以漢丁鴻之就封為是

伯夷不受國為非

伯夷處人倫之變當如此自處若無故之讓則伯夷之罪人丁鴻所以得正也

漢高祖為義帝發喪與曹操挾天子以令天下未審如何

為義帝發喪因人之短而執之挾天子以令天下負已之有而挾之雖皆詭之為名但一則豪傑起事舉動光明一則奸雄不軌蹤跡暗昧為義帝發喪無君之罪在項羽挾天子以令諸侯無君之責在曹操

義帝已立縱使羽不殺之下來漢高將如何區處要之天運在漢所以項羽自殺了義帝小人枉了做小人漢高因之為資縞素發喪君子贏得做君子

阻三面而守之以一面東制諸侯此關中之形勢然漢高道南陽過酈析以叩武關而關中無擊柝之限既而從山東之師稍益以關中之士固守謹關而項羽圍入之及其領漢蜀之封地形少褻矣乃由故道以定三秦之壤夫以天險不可升之勢而楚漢分爭

之始或自東南而入武關或自西南而抵陳倉或自東方而越殽函何耶

自古入關有三道一自河北入為正道（項羽漢光武安祿山）一自河南入為間道（漢高祖桓溫檀道濟劉裕）一自蜀入為險道（漢高祖關中由中道入巴蜀為漢王已而又從此路出定關中諸葛亮亦從此出師）關中雖號天險豈無可入之道第不比他戰場可長驅而進耳

巴蜀四塞非進取之地惟一江陵然諸葛亮不勸先主都之及關公之危又不聞救之何也

江陵屬荆州武侯首陳取荆州之策先主不能用其後爭之於吳而不得吳止分數郡以與之至關公之敗并數郡而失之况得而都之邪况荆襄為南北咽喉在三國為必爭之地乃戎馬之塲非帝之都也

蜀先主以國委孔明無言不聽伐吳之役先主誠失計也而孔明曾不以為非及其既敗乃曰濃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何孔明不能諫於知已之主而猶有待於孝直也

只緣孔明規模在據荆益方成伯業以荆州為必爭之地爭而不得後方悔耳

諸葛亮在三國時蓋人才之巨擘也觀其治國行師屢以無糧退豈其糧儲費備之不多耶豈其漕運之不繼耶

蜀以失荆州欲出關洛無路不免崎嶇子午谷大散諸關阨中運糧最難卒以此困

唐太宗規模不及漢高祖何以見之

漢高事事不能只有一箇帝王䂓度本不擬到此地位自是天人推出來所以規模比三代太宗事事了得本是唐之第一君為其必欲做帝王不待天人自安排所以只做得魏晉規模只看建成元吉事

唐太宗恭儉不若孝文而功烈過之范唐鑑

三代而下英主無出文帝太宗止做得創業功臣君德上可議處甚多不止恭儉文帝不是無功但當守文時故不以征伐顯耳太宗只是削平蕩定之功而德在人

心處少

唐太宗誅高德儒之諂諛溥宇文士及之不忠豈不知姦邪讒諂之士不可厠文墨議論之臣而定十八學士之選而許敬宗之奸獨録而不棄何耶

知人甚難太宗不但失於許敬宗以李勣可任大事此失之尤者

范唐鑑譏太宗曰陥父之罪脅以起兵古人行一不義而得天下弗為也太宗終守臣節可也愚歴觀唐

史隋煬帝既遣江都之使唐高祖不宜坐處夷滅況大業之末生民塗炭太宗茍不為此必無以濟蒼生之困范氏正大之說果可用否使聖賢處此當守臣節乎將權以濟事乎

孤隋之暴何止桀紂若欲行湯武之事但當正名弔伐不當自陷於盜賊之地而脅以起兵以斯舉事是以亂易亂也大桀小桀也惜乎太宗有濟世之志傷於欲速迫切反以堂堂禮義之師自陷於亂臣賊子之倫乃是

將官鹽作私鹽賣了世上有理明義直之事只為學術不正舉動不明便壞了事體

唐明皇開元天寶之治何始之不克終耶

開元之世乃無妄之時雖四夷時有不靖乃無妄之疾緣小人以邊功動之致令邊釁一開生出萬端病痛乃無病服藥之故

晉殷浩謝安少有重名方其隱而未用也人皆以公輔期之或曰深源不起如蒼生何或曰謝安不起當

如蒼生何及其既用也謝安却苻秦安晉室功業亦可無負而殷浩舉兵北伐師徒屢敗桓溫因朝野之怨而廢之如棄草芥夫人之擬二子則同而二子事業何其相遠

東晉諸賢大抵務養名節不務實用幸而成功則為謝安如其無成則為殷浩然安能矯情鎮物浩則遇事周章較是輸他一著也

桓溫伐秦至灞上伐燕至枋頭父老皆有復見漢官

威儀之歎而溫志在鴻鵠遂以失之其後劉裕既入秦亦有南顧心遂爲赫連所奪其罪與溫一也雖然自古南北分爭若隋若我宋皆以北而幷南未能以南而幷北方者也豈亦事勢使然固不可盡罪二人乎

邵康節云天下有道地氣自北而南天下無道地氣自南而北南方非不可用但多非文明之時耳

商君初變法秦民不悅言不便者以千數令行之後

秦道不拾遺鄉邑大治秦民後來言令便請問其故始言不便猶是三代直道之民終復言便則戰國刑戮之民矣不下毒手如何得他合口當看商鞅行法始末

秦謫戍法先發吏有謫籍及贅壻賈人又父母有市籍者所以重困商賈何故

秦自商君立法欲民務農力戰故重耕戰之賞以商賈務末不能耕戰故重為謫罰以抑之所以立致富强

秦焚書坑儒如何却猶有三老以掌教化而二世猶

名博士諸生問狀耶

秦雖無道人心道理自不可泯雖縱作横作滅不得許多道理聖人所以言繼周之後百世可知

漢史上自天文地理下至溝洫刑法皆為立志而選士之法最為近古何乃不為立志

漢書缺處典兵無志選舉無志為太史公未作得此二書故孟堅因陋就簡

太史公作史記上自唐虞而八書之作止言漢事班

孟堅作漢史合紀漢一代事而乃作古今人表
八書未必皆言漢事獨平準書專言武帝其贊却說古
今漢志雖為一代作然皆自古初迄起獨古今人表專
說古而不說今自悖其名先輩嘗譏之中間科等分別
人物又煞有可議此却班史之贊畫蛇添足
太史公之號或以為武帝所置或以為東方朔尊美
其書從而加之或以為遷尊其父其說孰是
太史公是掌律歷之官本傳謂典天官而遷亦謂文史

星歷近乎卜祝是太史掌漢律歷可知居史官之太史令遷嘗為之位在公卿之上雖未可知但自來歷官居卿以上底令雖非卿而位比於卿其他不足論公特其子尊之耳

史記云孔子墮三都攷之經傳墮郈墮費固有之矣而圍成則不克成功未嘗墮也况成出於魯定自圍非孔子也兼左氏亦曰將墮三都未實其言史記果何所據而言耶

嘗聞之晦翁云斯至是始覺遂不肯墮成使齊不歸女樂則成亦墮矣

賈誼陳治安策論民俗奢侈盜賊乘時而發夫文帝躬修玄默移風易俗以誼言觀之所謂移風易俗者安在

誼慜有疎密太過處唯文帝能受盡言史臣謂誼之言亦畧施行文帝風俗好處誼不為無助

良平漢之功臣也十八侯之次良平何以不與髙后

四年差次功臣其位愈下何歟

漢封功臣其盟誓之辭曰非軍功不侯於軍功中又三事最重一曰從起豐沛二曰從入關中破秦三曰從定三秦十八侯位次全論此三事良平皆後附良雖從沛公但其時自有故君韓氏所以不在此數又良平皆帷幄謀議而不履行陣所以以諸軍功者率在先

黄老清淨無為之學也申韓之學出於黄老流入於刑名慘刻前輩謂無情之極至於無恩然否

才無情便無恩意脈如此

高帝只因請苑事便疑蕭何欲置之辟光武於馮異或譖其威權太重百姓歸心而帝信之愈篤何高帝之介介於其小而光武乃釋然於其大

高帝因諸將而疑元臣光武鑒往事而全功臣

漢有中朝不知昉於何時孟康於劉輔注曰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常侍散騎諸吏為中朝堂上雅云皆加官於正官銜上帶此之謂加官然則輔繫獄中朝

官上書論救而光祿勲太中大夫皆預及謹咸拜光祿大夫給事中翟方進奏咸云云不當蒙方正舉備內朝官則又孟所注有不同者

中朝想古燕朝謂之內朝中間官職謂之中朝皆給事於中者也光祿大夫給事中皆加官出入內朝之燕私者也漢時猶以士夫為之至唐則全用宦官矣可看百官表

蕭何未央之營前殿建北闕周匝二十重九十五步街道周迴七十里臺殿四十三所宮門闥凡九十五

壯麗如此宜高帝之所以怒溫公譏其非元城乃以為蕭何堅漢高都長安之深意當從何說為正

高帝都關中之意猶豫未決葢嫌殘破故也何大建宮室以轉其機至其自夸壯麗令人皆知其無識不知何不欲以據形勢定根本正言於高帝恐貴分疎姑假世俗之言以順適其意與買田宅自污意同

高帝為義帝發喪

高帝之為義帝發喪也三軍縞素天下之士歸心焉雖

然帝亦詭而用之耳夫帝之於懐王也君臣之分未定也生則未甞以天下之義主而事之死則以為天下之義主而喪之此蓋項氏之短而大其辭以執之是三老董公之善謀豈出於帝之本情哉古今之名義有不本於夫人之本情而英雄豪傑或詭之以濟事者多矣齊威會王世子於首止情不出於世子也晉文朝天王於河陽情不在於天王也利在世子則尊世子利在天王則尊天王利在義帝則尊義帝其詭而用之則一耳

高帝約法三章

沛公之始入關也與秦父老約法三章是時沛公猶未王關中也而輙與其民私約如此殆類於兒曹嘔呴之為者雖雌雄未定之時務為寬大長者以媚悅斯民孰不能者及項氏既滅天下一家正高帝創法定令之時也而三章之法不移如山豈兒輩呴嘔之恩姑以媚悅於一時者哉使其仁心仁聞出于至誠憐恤之意雖草莽私約遂以為漢世不刊之典真主一言其利溥哉

馬遷既漢武時人必能詳記武帝故實及觀武紀止言封禪禱祀神仙方士等事他全不及至八書中固有畧及武帝者然封禪書不過又述武紀所言平凖書又何獨詳述武帝生財法至律書言兵又止言文帝而不及武帝遷謂夫子春秋於定哀也則微亦須畧舉宏綱而或詳載或不載既自不同若武紀猶可疑者敢問史記不專為漢史乃歷代之史故其紀漢書畧於漢書而紀武帝事獨詳若封禪平凖二書雖謂之南史家風

可也

周勃霍光在漢均有擁立之功優劣如何

霍光仗忠義舉動光明平勃任智術蹤跡踈昧

漢七制景帝昭帝何為不與唐三宗宣宗武宗何為不錄

景帝天資刻薄無人君之度但以不失文帝之恭儉故史人之辭稱曰文景昭帝雖聰明蚤成而享國不永所以不在七制之數唐三宗已不似漢更添宣武何為

高祖既約法三章如何後來蕭何作律九章三章是草莽中一時要約如何盡得世變後世自合隨時損益蕭何九章猶未失高祖寛仁大意至武帝三百五十九章則浸失初意

高祖之興計謀有人令光武之起既身為之謀又身為之戰遂復故物馬援乃以為光武不及高帝意者用人者大自用者小邪

光武太宗身經百戰真千古英雄之將所以不似漢高

者蓋漢高不能為將而善將將此光武太宗所以見容於漢高也

漢立五經博士遺其一者何經

周禮未立學官漢末劉歆方發明此書說與王莽壞了後人遂以為周禮為傅會之書後漢三鄭出來其學方明其書方行

内政何名寓軍令

自伯圖之興大抵兵不詭則不能謀人國政不詭則不

能自謀其國故春秋善戰者兵有所不交善詭者城有所不守詭道相高求以得志乃於治民之中而默寓治兵之法陽為治民以欺其人陰為治兵以壯其勢其言於威公曰君欲正卒伍修甲兵大國亦將修之而小國設備則難以速得志不若隱其事而寄其政於是作内政而寓軍令焉今觀自五家為軌軌有長積而至十連之鄉鄉有良人以為内政自伍人為伍軌長率之積而至於萬人為軍五鄉之帥帥之以為軍令名為内政實

則軍令寓焉寓之云者猶旅之有寓非其所居而暫居之謂也夷吾志在强國內政之作豈在於民乎特假內政之名以行軍令耳是故外假王政之名內修强國之利夷吾巧於用詭固如是哉嗟乎有為為善雖善實利有意為公雖公實私成周自五家為比至五州為鄉居民之法也自五人為伍至五師為軍舍萬民之法也其事暴白於天下而無非王道之公夷吾之法能髣髴其一二矣獨奈何以詭道行之以欺其隣國則安得不為

伯者之私哉

秦自稱水德

五德之運其誰為之乎自秦用方士之言以周為火德推五行相勝之法自謂之水德則是秦首倡其端耳漢人或竊其餘論反擯秦而主漢則張蒼謂漢為水德是也或祖則餘論遂舉漢以繼秦則賈誼公孫弘之流謂漢為土德是也或祖竊其餘論而兩皆不用更為相生之術上推包羲下至周漢而擯秦不數者則歆向父子

遂謂周為木德漢為火德是也夫秦自稱水德則是始皇之妄自尊大耳後世設以始皇為是耶當祖而用之如賈誼公孫弘輩可也設以秦為非邪當汎掃其不經之談明先王之道以道之可也今張蒼歆向之徒既竊用其説又從而非議之反擯秦於不數則是衛輒自謂之嫡孫欲以竊據正統而反擯其父不納也夫輒之所以得謂之嫡孫者以其有父為世子也既不父其父則不得謂之嫡矣尚可據其位乎五運之所由倡以秦倡

之耳既擯秦不數而漢獨何所承乎此皆漢儒欺天罔人之論而班固不察又真以漢為得天統也夫所謂天統者何也昔周公營洛之議曰有德者易以興無德者易以亡孟子定于一之論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又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此天統之說外是而謂之天統則如秦之自稱水德可也如張蒼之稱漢為水德亦可也如賈誼公孫弘之土德可也如歆向之火德亦可也尊秦可也擯秦亦可也自尊可也

人尊之亦可也要之不得為天統則一耳

趙長平之敗

長平之敗豈不哀哉此不惟一趙括之兵端一開平原君實為之也蓋當是時秦嘗有事於魏韓而馮亭欲嫁禍於隣國故以上黨自歸於趙夫秦拔野王而上黨路絶是上黨之在韓也有已亡之形而秦有垂得之勢今韓以空名歸趙實欲嫁秦兵於趙此蓋馮亭狙詐之術耳夫秦日夜勞心苦力以蠶食於韓今上黨有垂得之

勢而趙乃欲安坐而利之則雖彊大不能得之弱小而弱小固能得之強大乎且無故之獲有道之所深憂也非望之福哲人之所甚禍也平原不見天下之大勢暗於狙詐之術棄龜鑑之名言而自速危亡之禍則長平之敗豈獨趙括為之哉

趙括

趙括虛張無實言大而才疏其父母知之趙廷之臣知之而敵國之人亦知之獨其君不知知之者蓋當是時應

侯行千金於趙以為反間是必左右近臣陰受秦賂相與蒙蔽主知故其君不悟至此人多以名用人失之趙括不知括之在趙未嘗以名聞也使括而以名聞於趙則秦當忌之矣而胡為利括之為將也是括虛張疎繆之實已久聞於隣國獨其主不知之耳

毛遂

毛遂上不數於其主下不齒於其徒而卒能奮身決起著名楚趙茍非見棄於人安能以有激乎吾觀戰國游

士所以策名當時致身將相快平生之憤酬夙昔之願往往皆因所激而能致之蘇秦之相六國其家激之也張儀之相秦其友激之也范雎談笑而取秦柄其讎激之也故善用人者於其凌厲頓挫之時而乗其感慨奮激之氣則雖尋常之人皆能以自効於尺寸如其習安於豢養之餘而生平之意願已足則雖奇人節士亦或無以自見也

魯仲連

魯仲連亦戰國策士耳而竒氣踈節憤激陳義有非策士所能及者鷹隼高飛於雲漢虎豹長嘯於山林其頡頏飛騰之氣豈人之所能近哉一旦受人之羈縶而豢養於韝圈之中則與鷄犬無異何者惟其有所欲故也戰國游士大抵不勝其利欲之心擔簦而往鼓篋而遊夫孰非有富貴之心者故一受人之覊縻甘人之豢養則雖有竒氣踈節將無所用之而俛首帖尾碌碌人下者往往而是也尚何望其憤激陳義哉仲連惟不見其

所欲故不受人之羈縻不甘人之豢養是以高飛長嘯而足以頡頏於一世雖未必為天下士而人固以天下士奇之矣

夷門侯生教魏公子救趙圯上老人授子房兵法吾故之戰國有隱君子二人曰夷門侯生圯上老人皆兵家之有道者也夫兵者授之以不仁之器而教之以殺人之事故古之有道者皆諱之而不樂言也其樂言之者必皆其尅忍慘𣆶之徒孫臏呉起之類是也夫兵

不免於用智而奇謀詭計又用智之所不能已也故其法可以自用而不可以教人以智而教人必其有甚不得已而度其人誠可以受之也而後隱忍以授之何者吾固無樂於用智也吾觀侯生之授魏公子也試之以執轡以剉其鋒試之以過客以觀其忍至其有急而來赴也我則泊然應之以無情而使之憤以自悟如是而果足以受之也然後以其不可教人者不得已而教之以其諱言不樂者不得已而言之吾言出而吾術窮矣

吾智施而吾謀不可復用矣何者教其臣以詐其君教其子以詐其父教其父以賣其友此兵家之陰謀而道家之深忌也一之為甚其可再乎此侯生所以忍死而言之也若夫圯上老人之遇子房也倨傲鮮腆以觀其禮命之以僕妾之役以伏其心與之一期再期以試其人之果可受也然後從而受之夫卒然相遇於草莽之間夜半授之以一編之書名字不通言語不同固不知其為何等人而亦不知其為何等書也已而觀之乃太

公兵法也嗚呼古之有道者其諱言兵也如此其不輕授人也如此而後世明目撳鬚以言兵事以道家之所忌者而為兵家之所喜以道家之所不敢再用者而為兵家之所常用然則人心之不仁乃至此也夫

茅焦

秦遷太后於離宮諫死者二十七人而後來之輸忠者猶未已夫秦無道之極矣而在廷何多直節臣也且其諫者非必皆社稷之臣皆貴戚之卿也非必皆析秦之

圭皆僭秦之爵也又非必皆秦之所產皆直言之士也而為是奮死而不顧蓋生乎戰國之世無一而非口舌之士仕於危亡之朝無一而非口舌之功故常喜出於波濤洶湧之間游人之所不能泳與齊俱沒與汨俱出而幸不死焉是其所以為工耳若夫潢汙行潦弱翁稚子可褰裳而濟彼豈以是而動其心哉此所以積尸秦庭而後來者愈出而愈奇也雖然亦危矣逆驪龍之頷下而取其珠撩虎口而奪之食若茅焦者亦幸矣

陳勝

陳涉之王也其事至微淺然縉紳先生抱祭器而往歸之張耳陳餘房君之徒又皆以興王之業說之舊史按其行事謂其不幸如是而致敗設不如是其事當復如何耶至其再三致意也猶曰其所致王侯將相竟足以亡秦且涉所置王侯將相微矣而史誇之若曰夫涉起謫戍而首事志在免死而已其大要不過偷一時之欲其用軍行師未嘗有一日之規徒不勝其憤憤之心決

一旦之死為天下首事蓋未知烏止誰屋也在天下後世正不當以興王之事責之舊史猶復云云至今尚論涉事者猶惜其孰得而孰失也吁亦悲矣天下苦秦之禍故家遺俗豪人俠士喪氣畧盡乃其所不慮之戍卒猶能為天下而首事雖其人物卑陋事至微淺而古今猶幸之蓋積萬年之憾而發憤於陳王猶曰此秦民之湯武耳

楚懷王

懷王之立也天將以興漢乎懷王之死也天將以亡楚乎夫懷王項氏所立此宜深德於項令觀懷王在楚曾無絲粟之助於楚而獨屬意於沛公方其議遣入關也羽有父兄之怨於秦所遣宜莫如羽者顧不遣羽而遣沛公曰吾以其長者不殺也沛公之帝業蓋於是乎興矣至其與諸將約也曰先入關者王之沛公先入關而羽有不平之心使人致命於懷王蓋以為懷王為能右已也而懷王之報命但如約而已以草芥一時之言而

重於山河丹書之誓羽雖欲背其約其如負天下之不直何是沛公之帝業又於此乎定矣夫項氏之興本假於亡楚之遺孽顧迫於亞父之言起民間牧羊子而王之葢亦謂其易制無他而豈料其賢能若是邪始而為項氏之私人而今遂為天下之義主始以為有大造於楚而今則視羽蔑如也則羽此心之鬱鬱悔退豈能久居人下者自我立之自我廢之或生或殺羽以為此吾家事而不知天下之英雄得執此以為辭也故自三軍

縞素之義明沛公之師始堂堂於天下而羽始奄奄九泉下人矣懷王之立曾不足以重楚而懷王之死又適足以資漢然則范增之謀欲為楚也而秖以為漢也嗚呼此豈沛公智慮所能及哉其所得為者天也此豈范增項羽智慮之所不及哉其所不得為者亦天也

高祖還定三秦

沛公有三傑故雖遷漢中而卒定三秦項羽無三傑故雖王三將而終不能有三秦嗚呼羽非失險也失人也

夫項羽遷沛公於巴蜀而王三降將以距漢漢勢若已屈矣吁彼豈知巴蜀果非死地也耶羽以巴蜀為死地而謀遷沛公沛公亦以死地視巴蜀而忿嫉項羽當是時也取捨屈伸之理惟蕭何知之故何勸王王漢中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及其既就國也項羽肺肝之謀惟張良知之故良說王燒絶棧道以示項羽無東意此蕭何之所以强沛公之行也而張良所以安沛公之心也使巴蜀而果能為死地也則蕭何張良之謀是置沛公於

死也蕭何張良可謂見之明計之熟矣至於韓信登壇之日畢陳平生之畫畧論楚之所以失及漢之所以得漢一日舉兵而東秦民其為沛公耶為三降將耶此三秦還定之謀所以卒定於韓信之手也噫三傑真人傑也向也蕭何張良有卓然之見而始勸沛公之入今也韓信乘罅漏之餘而徑勸沛公之出其入也所以養其出也其出也所以用其入也三子之見智謀畧同故戲楚之效同孰謂關中非沛公囊中物耶善乎史臣之論

高祖曰從諫如轉圜也夫天下之勢成敗未易料也見近者昧其勢而慮遠者審其勢蓋勢者成敗之所係也一舉措之不謹則俄頃之間大事去矣方羽之王三降將於三秦而王高祖於漢中也高祖蓋不勝其忿而欲奮於一擊之間周勃等又從而慫恿之當是時高帝死固未可保而何以成敗為也及蕭相國進諫而高祖翻然改悟罷兵就國徐起而還定之如取諸寄此豈有他術也知成敗之勢在己而已已能屈之亦能伸之是以

高帝之還定三秦也不在於引兵故道之時而在於不攻項羽之日不在於拜將之後而在於聽諫之初然則周勃諸公者特見近而昧其勢耳而蕭何者慮遠而審其勢者也

蕭何

沛公之入關也諸將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庫蕭何獨先入收丞相府圖籍藏之以故沛公得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强弱之處世常以刀筆吏少何此特書生之論耳

何非刀筆吏何以知丞相府之有圖籍邪然刀筆吏多矣而何獨知丞相府之有圖籍則自其為郡縣小吏時固已習於國家之體要若此此其器已不在人下矣況當草莽角逐之時見秦民府庫宮室之盛雖沛公不能不垂涎者而何之器度越人如此沛公之有愧多矣及項羽王沛公於漢中也沛公意大不滿自絳灌以下莫不勸攻項羽何獨陳曰能屈於一人之下而伸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

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嗚呼何之器度若此其位當不在人下矣昔者晉重耳之亡也從亡三人者皆相國之器也夫以羈旅喪亡之餘而其從者皆可以相國君子曰用臣如三人公子何患於喪乎吁此固沛公所以興也

漢法宰相必出於列侯武帝變而通之是耶非耶

漢法非軍功不侯非列侯不相儒者既無軍功可論永無入相之路此高祖馬上之陋規非三代之宏規至武

帝元朔中始下詔嘉先聖之道招四方之士遂以御史大夫公孫弘代薛澤為丞相封平津侯丞相封侯自弘始也其後遂為故事夫武帝崇儒之君子厭文吏武功之不學無識陋國初淺近之規以為儒道不能光顯遂革其故習不吝厚爵重封以激厲儒者則武帝之美意人亦孰得而非之也然公孫弘起自徒步之中以明春秋一經不四年而超取相位貴至封侯則論者不能不於是而有憾焉蓋武帝以利而用儒儒者見利而求用

自弘以明經而為相後之為儒者孰不欲競章句之末習以僥倖於一遇利祿之間一開而士大夫之心術自茲蠱壞矣況漢家以軍功立國必以列侯為相雖漢之規陋然而非軍功不侯則漢之良法使儒者而不相則已使儒者而可相則自版築而遽登相位乎何慊而猶欲假封侯以為重此又武帝之不善變也故自弘之侯平津也而由相封侯者漢史目為恩澤侯自是以恩澤侯者相望於前後使恩澤而可侯則無復軍功之足競

矣故自侯法之既壞至元成之間士大夫之氣習豢養於富貴之餘無復剛心鋭氣之可畏而委靡巽懦之風猶婦人女子生長於閨房之中求欲如周昌趙堯申屠嘉張蒼輩愈不可得矣夫相者既非真儒侯者又非軍功是武帝更張之善意不免一舉而兩失蓋自命相之法變而儒者之心術壞自封侯之法變而士大夫之氣習壞更張之善者猶若此更張而不善則奈何此變法之所以難也

書武帝行事

武帝之伐匈奴也不絶大漠不襲王庭則不足以泄其怒其通西域也不窮河源不歴懸度則不足以快其慾其事土木也不千門萬户則不息其聚斂也不告緡則不休其深刑也不根株則不已其崇儒也不辟雍則不樂其務農也不代田則不為至其老而悔過不下輪臺之詔則不足蓋天地之間凡可以力致者武帝皆能以力致之而有不容於力致者獨其終身用力於神仙曾

不獲如其意蓋嘗凝神於蓬萊蜕形於海上魂交黄帝而夢接安期矣亦嘗臣事少君師事文成五利公孫卿而實齊魯之士矣而卒莫能致也豈其力尚不足耶嗚呼武帝窮奢極慾以從富貴之樂使神仙道家之事為不無蓋非帝之所可冀冀其實無有哉今徒狃於力之所可為而謂神仙可以力致曾不察其理之有無也使天下而有是理則須帝之力而可致如其無是理也則雖帝之力何所用哉觀諸此世之言神仙者亦可以已

矣

書卜式傳

漢方事匈奴而式願輸助邊方事南越而式願父子俱死天下方爭匿財而式尤欲就助公家之費凡式之所樂為者皆衆人之所難為而武帝之所欲為者式輒揣其意而逆為之故天下因式獲罪者十室而九而式之褒寵眷遇自以為有用於天下及武帝當封禪而式獨以不習文章見棄式乎式乎何不先衆人而為之乎

書雋不疑

吏暗於古誼觸事面墻一旦事出非意魂驚魄喪無復人形經生學士為之引經陳義援古證今則糟粕腐壞之餘皆能以起僵而植仆乃知世俗不涉書之弊一至於此而經生學士之取重於此亦固自有時哉

書王莽傳

莽拔出族屬繼四父而輔政時人未知信也於是刻心厲行以著其節禮賢下士以釣其名分布黨與以承其

死也蕭何張良可謂見之明計之熟矣至於韓信登壇之日畢陳平生之畫畧論楚之所以失及漢之所以得漢一日舉兵而東秦民其為沛公耶為三降將耶此三秦還定之謀所以卒定於韓信之手也噫三傑真人傑也向也蕭何張良有卓然之見而始勸沛公之入令也韓信乘鏄漏之餘而徑勸沛公之出其入也所以養其出也其出也所以用其入也三子之見智謀畧同故戲楚之效同孰謂關中非沛公囊中物耶善乎史臣之論

高祖曰從諫如轉圜也夫天下之勢成敗未易料也見近者昧其勢而慮遠者審其勢蓋勢者成敗之所係也一舉措之不謹則俄頃之間大事去矣方羽之王三降將於三秦而王高祖於漢中也高祖蓋不勝其忿而欲奮於一擊之間周勃等又從而慫恿之當是時高帝死固未可保而何以成敗為也及蕭相國進諫而高祖翻然改悟罷兵就國徐起而還定之如取諸寄此豈有他術也知成敗之勢在已而已已能屈之亦能伸之是以

高帝之還定三秦也不在於引兵故道之時而在於不攻項羽之日不在於拜將之後而在於聽諫之初然則周勃諸公者特見近而昧其勢耳而蕭何者慮遠而審其勢者也

蕭何

沛公之入關也諸將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庫蕭何獨先入收丞相府圖籍藏之以故沛公得知天下阸塞户口多少強弱之處世常以刀筆吏少何此特書生之論耳

何非刀筆吏何以知丞相府之有圖籍邪然刀筆吏多矣而何獨知丞相府之有圖籍則自其為郡縣小吏時固已習於國家之體要若此此其器已不在人下矣况當草莽角逐之時見秦民府庫宫室之盛雖沛公不能不垂涎者而何之器度越人如此此沛公之有愧多矣及項羽王沛公於漢中也沛公意大不滿自絳灌以下莫不勸攻項羽何獨陳曰能屈於一人之下而伸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